


行走在古典与理性之间

——梁实秋的文学人生

马玉红 / 著

A black and white portrait of Liang Shiqiu, an elderly man with glasses, smiling. He is wearing a dark jacket over a collared shirt. The background of the portrait is a textured, dotted pattern.

变得道德化并不是倒退，而是要努力向前。

——白璧德

江西人民出版社

013070265

K825.6
1011

行走 在古典 与理性 之间

——
梁实秋
的文学
人生

马玉红 / 著

江西人民出版社



K825.6
1011



北航

C1678521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行走在古典与理性之间——梁实秋的文学人生/马玉红著. —南昌：
江西人民出版社, 2013. 6

ISBN 978 - 7 - 210 - 05965 - 3

I. ①行… II. ①马… III. ①梁实秋(1902~1987) - 人物研究
IV. ①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119071 号

行走在古典与理性之间——梁实秋的文学人生

作 者:马玉红 著

责任编辑:吴艺文

封面设计:关科

出版发行:江西人民出版社

发 行:各地新华书店

地 址:江西省南昌市三经路47号附1号

邮 编:330006

网 址:www.jxpph.com

E-mail:jxpph@tom.com web@jxpph.com

发行部电话:0791-86898815

编辑部电话:0791-86898470

经 销:各地新华书店

2013年6月第1版 2013年6月第1次印刷

开本:880毫米×1230毫米 1/32

印张:6.75

字数:180千字

ISBN 978 - 7 - 210 - 05965 - 3

赣版权登字—01—2013—177

定价:16.80元

承印厂:江西茂源艺术印刷有限公司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赣人版图书凡属印制、装订错误,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序

梁实秋在大陆一度处于被遮蔽的地位，一般读者并不真正认识他，了解他。

改革开放后，对他开始了重新认识和评价，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特别是在他逝世以后，大陆更兴起了一股梁实秋热，学术界对其展开全面深入的研究，成果颇丰。马玉红教授的这本著作，作为一家之言，在某些具体问题的看法上，有自己的观点，但也大体上代表了近年来对梁实秋的总体评价。

时至今日，即使在某些具体问题的看法上褒贬不一，但是对梁实秋在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对其贡献基本上达成了共识。

首先，作为著名的文学批评家，梁实秋的新人文主义独树一帜，无论怎样评价都不能否认其在中国现代文学多元化的批评构架中的地位。他以与众不同的古典主义批评进入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坐标系，丰富了中国现代文学的理论主张。

其次，作为散文家，梁实秋以其闲适的散文，博得了众多读者的喜爱。同样是闲适散文大家，周作人的风格睿智深沉、苦涩平淡，林语堂乐天聪慧、洗练欢愉，梁实秋则随和圆融、温雅从容（玉

红语),自成一家。

再次,作为翻译家,他对莎士比亚全集的翻译,耗38年的精力,独自一人完成了一项浩大的工程,其贡献是杰出的。

研究这样一个颇有价值的对象,是很有意义的。

玉红于2003年考入兰州大学,从我攻读博士学位,她的最大优点是有韧性和毅力,同时又不乏悟性与灵性,我相信她在科研上会做出成绩的。读博士期间,她的研究对象是梁实秋,毕业后还能沿着这个方向坚持多年的梁实秋研究,其研究虽不能说汪洋恣肆、精深博大,却也如涓涓溪水,有其清澈动人之处。

摆在我们面前的这本著作,从伦理理性的角度切入,对梁实秋的伦理理性的思想源泉、伦理理性的人生境界、伦理理性的文学理论建构和创作实践都有精到的论述。

这本书的可贵之处还在于,作者具有宽阔的视野,能突破单纯的文学研究而进入哲学、文化、人生的层面。其研究中倾注更多思考的是梁实秋的人生哲学及人生理想,这是总揽全局的把握,抓住了这一点,就抓住了统摄梁实秋的理论建构与文学批评、文学创作的纲领。我以为这是玉红的高屋建瓴之所在。作为一个女性,作者对梁实秋的研究既有感性的色彩,更有理性的光影,她能够穿越古今中外,将梁实秋置放于纵横广阔的时空坐标中,并在伦理理性的视野下多维度探讨梁实秋的人生与艺术。贯穿梁实秋人生与艺术枢纽的是伦理理性精神,梁实秋无疑是中国现代颇具代表性的道德理想主义者,他与中国传统的儒释道,西方的亚里士多德、奥勒留、白璧德、阿诺德等人能够取得内在的契合,归根结底,他们都是伦理理性的理想主义者和坚定实践者,这些中西杰出人文主义者的思想精髓是人类民族精神文化中健康有益的一环,应该发扬光大。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人的生命若有伦理理性的抉择和约束,必然会走向积极健康向上向善的道路。从这一角度来看,这

本专著便具有更高的立足点,具有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

玉红概括梁实秋的人生哲学,认为其具有儒家的克己复礼,积极进取;老庄的含藏宁静,恬淡自适;佛禅的明心见性,觉行圆满;西哲的理性节制,优雅闲暇。梁实秋的文艺思想的核心为文学的根本性质是人生的模仿,文学的根本任务是伦理的效用,文学批评的本质是永恒价值的判断。梁实秋的散文简洁典雅、纯正幽默,达到了“整洁而有精神,清楚而有姿态,简单而有力量”的艺术境界。

这些看法都言之有据,是符合梁实秋的实际的。

借用这本书中提到的古罗马皇帝奥勒留的一句话——灵魂是由思想染色的,可以体会到,在玉红多年的梁实秋研究中,正如她自己所说,她被梁实秋的思想牵引走进了中西浩瀚璀璨的人文主义星空,人文主义健康均衡和谐中庸的伦理理性思想使得她的心境也因此更加平和、稳健。在时下比较功利浮躁的环境中,她能够踏踏实实做人、安安心心做学问,这与梁实秋对她的影响和熏陶不无关系,从这个意义上说,从事梁实秋研究对她来说,实在是一种幸运。

玉红将伦理理性作为梁实秋人生哲学、文艺思想与艺术创作的灵魂,对其作了较为透彻的研究,也是贯穿全书的主线。而梁实秋的伦理理性批评在玉红的批评实践中又产生过影响。她赞同梁实秋提倡的健康的人性,从伦理理性批评的角度写过一篇批评陈染创作的文章,颇为尖锐。其实这篇文章也是对这些年来创作中出现的伦理失衡、误以为人性即性创作倾向的针砭。由此也可以看出梁实秋的某些看法在当下的借鉴意义。

关于梁实秋与鲁迅的论争,客观地说,既不能离开当时的具体情境,违反历史唯物主义,任何论争都有现实针对性;另一方面,又可以突破历史的局限,站在今天的高度,以更大的历史时空予以观照。对这桩公案,学术界重新作了评价,但在重评的基础上,看法

也不尽相同。我十分赞同何其芳的观点,学术问题上不要把意见限定在人人都能通过的范围。各种不同的学术观点,只要言之有理、持之有故,是可以并存的。

玉红对梁实秋是激赏的、偏爱的,但在学术研究上,又力求将科学性放在第一位。由于激赏偏爱,可以发现研究对象更有价值的东西;但另一方面,对研究对象的局限和某些短处可能会说得不足。也许这是一种苛求,因为对一本书的评价,首先要看它提供了什么,而不是从自己的主观愿望出发,苛求它没有写什么。毫无疑问,这是一本有价值的学术著作。希望玉红再接再厉,在学术研究上作出更大的贡献!

常文昌

于大上海国际花园寓所

2013年5月10日

目 录

引言	——	1
第一章 伦理理性的思想源泉	——	3
第一节 白璧德的人文主义	——	3
第二节 孔子的儒家思想	——	17
第三节 奥勒留的斯多亚派哲学	——	29
第二章 伦理理性的人生境界	——	42
第一节 儒雅为业的人生智者	——	42
第二节 美善厚重的人生晚境	——	48
第三章 伦理理性的文艺思想	——	60
第一节 美好光明的人性说	——	60
第二节 伦理理性的文学观	——	68
第三节 清醒稳健的批评观	——	80
第四章 伦理理性的文学实践	——	94
第一节 简洁典雅、纯正幽默的散文艺术	——	94
第二节 忠诚信实、踏实有恒的《莎士比亚全集》		
翻译	——	104

第五章 伦理理性的鲁梁比较	——	117
第一节 对文学人性与阶级性思考的牴牾与互补	——	118
第二节 反抗绝望与超越绝望的生命哲学比较	——	130
第六章 伦理理性的散文观照	——	146
第一节 苦涩、欢愉、温雅		
——与周作人、林语堂散文比较	——	146
第二节 质朴自然、典雅节制		
——与朱自清散文比较	——	158
附录一 伦理批评实践：对惊奇的迷恋与道德的缺失		
——论陈染小说	——	168
附录二 回忆梁实秋先生 季羨林	——	177
实秋先生不朽 刘 真	——	181
文章与前额并高 余光中	——	201
后 记	——	209

引言

梁实秋是我国现代著名文学评论家、散文作家、翻译家、学者，一生著作等身，他的《雅舍小品》之类的隽永散文前后发表了143篇，相近的杂文也出过7册；以一人之力倾40年光阴完成莎士比亚40种著作的翻译巨任，还翻译了《沉思录》《西塞罗文录》《咆哮山庄》《织工马南传》《吉尔菲先生的情史》《百兽图》《潘彼德》《阿伯拉与哀绿绮思的情书》等13种外国名著；撰写了《冬夜》、《草儿》评论》《浪漫的与古典的》《文学的纪律》《文学批评论》《偏见集》《文学因缘》6本文学评论著作；主编了《远东英汉大辞典》等三十多种英译汉和汉译英辞典；岁至晚年又撰著了上百万字的《英国文学史》和《英国文学选》；在教育上，先后任教于东南大学、暨南大学、青岛大学、北京大学、中山大学、台湾师范大学等高校，培养了余光中等著名诗人学者。

梁实秋是现代中国人文主义的杰出代表，其人文主义核心一言以蔽之就是理性、节制的精神和伦理、均衡的要义，这一思想贯穿他的人生哲学、文艺思想、散文创作及文学翻译，他从恒常的人类精神、普遍的人性理想、美善的人生价值出发来思考人生和艺

术,追求人生的健康、尊严与和谐,艺术的节制、道德与均衡。

具体而言,他的人生哲学内蕴深厚的儒释道思想,外依西方的人文主义,一生在人性的境界龟勉做人,以冀达到儒雅为业的境界;他的伦理理性的文艺思想在现代非主流的、带自由主义色彩的文学流脉中,显著而具有贯穿性,具有他那个时代主潮文艺思想所相对比较缺乏的冷静、清晰与公允;他的散文内涵空间丰富,文化意味浓厚,且雅洁凝练,隽永深厚,可谓绚烂之极趋于平淡,在现代散文作家中鲜有出其右者;在文学翻译上,他以一人之力翻译莎士比亚全集,译笔忠实、细致、委婉、明晰,能更多地保存莎士比亚著作的本来面貌,在莎士比亚翻译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概而言之,梁实秋在中国现代文学格局中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存在,正如温儒敏教授所说:“梁实秋是现代文学史上有建树有影响的人物,研究文学史和文学批评,不能忽略这一位著名人物。”让我们走近梁实秋,走近伦理理性视野下美好光明、儒雅为业的一代大师,走进深邃博大、华美庄严的人文主义灿烂星空。

第一章 伦理理性的思想源泉

梁实秋是中国现代人文主义的杰出代表,1924—1925年梁实秋在哈佛大学亲炙了白璧德的人文主义,从此转向古典的伦理和理性、清明与稳健,白璧德的人文主义也成为梁实秋此后人生哲学和文艺思想的根基和源泉。我们要走近伦理理性视野下的梁实秋的人生与艺术,首先要走进白璧德人文主义所牵引走进的至善至美的人文主义璀璨星空。

第一节 白璧德的人文主义

美国新人文主义领袖欧文·白璧德(1865—1933)结合现代批评精神融会古今最好的人文传统首倡的人文主义,产生、发展并迅速达到鼎盛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这场亘古未有的战争浩劫造成了西方世界整体性的社会危机和精神危机,作为保守的知识分子,白璧德把传统信仰和道德观念的丧失看作是眼前危机的根



欧文·白璧德(Irving Babbitt)(1865—1933),美国文学评论家,人文主义的领袖,反对浪漫主义,相信伦理道德是人类行为的基础。白璧德出生在俄亥俄州的代顿,毕业于哈佛大学,1912—1933年在哈佛大学任教授,讲授法国文学。主要代表作有《卢梭与浪漫主义》《法国批判大师》《文学与美国大学》等。

源,他企图回到历史和传统中寻找济世良方,希望通过复活一种古代人文主义的精神来解救社会危机、精神危机,重新建立一种“人的法则”来克服现代社会“物的法则”导致的人欲横流,道德沦丧。

白璧德的人文主义思想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达到巅峰状态,取得了世界性显著影响,但随着欧洲经济大衰退,又迅速走向了衰落而至于销声匿迹。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后,尤其是世纪之交,白璧德的思想无论在美国在中国又悄然升温,2003年3月美国《人文》杂志社与三联书店合作出版了《人文主义:全盘反思》一书,数十年沉寂后的重新浮出地表,预示着白璧德的人文主义思想以其巨大的思想魅力再次撞击着人们物欲化、功利化、情绪化的骄傲、放纵、自是、虚无的心灵,唤醒着人们对精神永恒价值的认知、思考和渴求。梁实秋曾指出白璧德的人文主义实在是一种人生观,人文主义即是做人的一种态度,其思想核心即是人类通过理性道德的努力使人性不断趋于宇宙间至善至美的中心,从而使人性达到内在的无限、平静、均衡和快乐。

白璧德赋予他的人文主义以苏格拉底式的定义,即内在的普遍的规训与纪律,训练与选择,节制与判断,这种信条与纪律并不适合芸芸大众,它是贵族式的而非平民的。白璧德认为人生是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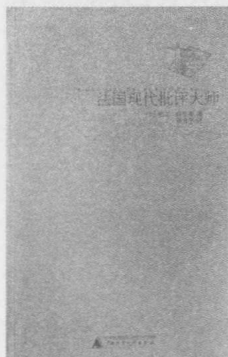
规训与纪律的,是有纪律的自由,有节制的欲求,并且这种纪律与信条,选择与训练,不是一种在上或外来的规训,“不藉外缘博放之德性,而藉内心精约之工夫”。是内在的普遍的信条与训练。白璧德的人文主义既不同于“纳众生于怀中,接全球以一吻”的毫无选择、同情的人道主义者,也异于拘泥峻刻丝毫不带同情的新古典主义者,而是一种曾受训练又能选择之同情。白璧德认为,偏重于同情而毫无选择,则易失之于泛滥,不分青红皂白的同情无疑将失去;人所同情的对象越高贵,越可能引进责任思想的尺度;而专重选择弃绝同情,则使人易流向于倨傲冷漠,失去人之所以为人的慈爱与怜恤。

白璧德的人文主义重视节制,反对无节制地将自己的扩张欲望不加约束和限制的感情的自然主义,也反对将自己的才智不加选择和节制予以调和的功利的自然主义,感情的冒险和智识的饕餮在他看来纵然有伟大的天才,同样不合于人文,最终都会演化为不折不扣的疯狂。人生若专注开发个人的感情与才智,无规范、无训练,舍节制而乐自由,则极易产生漫无节制、凌傲自是、放纵自恣、虚无幻灭的恶果。在时代人生的无数回澜漩涡、起伏消长中,白璧德深刻洞见了深合选择、节制的人文主义的潮流之所向,并将其立为自己人文主义思想的根本。

白璧德的人文主义在坚守选择与节制的同时,亦并容纳进德修业的个人主义。人文主义者视其一身德业之完善,较之改进全人类为尤急,在熙攘往来的世间,不怀抱改良世界的计划,只谋求改善自身,以好学深思,进德修业,“向内做工夫”(inner-working)为人生第一要义。人文主义的人生境界可以概括为“求知而言善”,人文主义的理想是造就完人,是绅士与学者融合为一的尤物,自足悠闲,博学多识,深明事理,通体温雅。“观察人生,审之谛而见其全。”能够稳定整体地看待人生,感情才智力求全面的平衡。

诚如帕斯卡尔所云：“人类美德之真标识，乃其融洽各种相反之德性而全备其间之各等级之能力也。”人文主义者以其力量联合各种相反之德性，兼具鹰隼与驯鸽的性格，思想与感情合度圆满而融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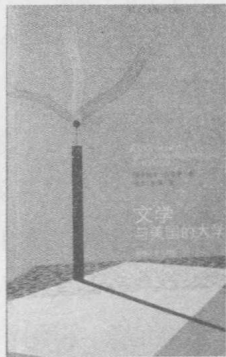
白璧德人文主义的最高境界是合度，合度即中庸之道，也即“一”和“多”的融洽，合度是白璧德心目中人生最高的法则。柏拉图曾说：“世之所谓一。又有所谓多。有能合此二者。吾将追踪而膜拜之。”^[1]“一”就是绝对，宇宙间最高上的、中心的标准；“多”就是自然无涯变动中的相对一个现象。人心要保持中和，就必须于“一”和“多”之间保持精当平衡，“多”必须由“一”来统摄。人心若沉溺于物欲世界的“多”之中，脱离约束威服其卑下之心性的“一”，人心就会失落。过度的自然主义包括感情的自然主义和功利的自然主义，以及过度的超自然主义如宗教都会破坏这种平衡，唯有深合选择与训练的人文主义能达到这种合度与平衡。



《法国批判大师》



《卢梭与浪漫主义》



《文学与美国大学》

厘清了人文主义的具体内涵，白璧德提出了其思想学说中著名的人的生活三种境界说和人性善恶二元论。面对西方社会物欲横流、道德沦丧的危机，白璧德并不主张诉诸宗教和神，而是企图

从人性完善上来寻求济世良方。

他认为人的生活含有三种境界：“一是自然的，二是人性的，三是宗教的。自然的生活，是人所不能缺少的，不应该过分扩展。人性的生活，才是我们应该时时刻刻努力保持的。宗教生活当然是最高尚，但亦不可勉强企求。”^[2] 白璧德把全部社会的、政治的、精神的问题都归结到人性问题，归结为人性中的善恶争斗这一伦理学问题。在人性中理性与欲望不断地发生冲突，白璧德形象地称之为“洞穴里的内战”，他还引用一个比喻，“你想简单地知道一下我们所有人的悲哀故事吗？曾经有一个自然人存在，后来这个自然人身上又进去了一个不自然的人，接着在洞穴中发生了一场延续了一生的内战”^[3]。白璧德指出人性中存在这场旷日持久的冲突——欲念与理智的冲突，这是人与生俱来的原始的内在矛盾，而人之所以为人，人的高贵即在以理智控制欲念。换言之，白璧德重视的不是帕格森所谓的“创造力”，而是“克制力”，人最重要的不是作用于世界的力量，而是作用于自己的力量，认识一个人不但要看他做了什么，还要看他克制自己没有做什么。

白璧德在人性善恶二元的基础上提出人是两种法则的产物，人有一个正常的或自然的自我，即冲动和欲望的自我；还有一个人性的自我，这一自我实际上被看作是一种控制冲动和欲望的力量。“人要成为一个人性的人，他就一定不能任凭自己的冲动和欲望泛滥，而是必须以标准法则反对自己正常自我的一切过度的行为，不管是思想上的，还是行为上的，感情上的。”^[4] 白璧德坚持这种限制和均衡的人性法则，并主张以人的法则反对物的法则，指出当代所有的混乱现象，都是缺乏限制和均衡的“物的法则”作祟所致。白璧德呼吁要以人性法则反对物的法则，而人性法则的终极目的就是通过人性意义的努力，对人的生命冲动、扩张欲望施加以应有的限制和约束，从而使人获得道德的均衡，以达于人类正常经验的中

心。

人性法则的工作就是通过道德的想象不断趋于宇宙这一至善至美中心的精神的努力向上,因此变得道德化并不是倒退,而是要努力向前,一个人一旦做出了道德选择的努力,一条通向人性中心的大路就在他面前打开了,这个中心是一种内在的或人的无限,踏上了这条路,就是增加了平静、均衡和快乐,这样,“道德意义上的工作就不仅变得越来越统一和快乐,而且还远离了不太永久性的东西,而趋于更永久的东西,因而使自己的整个本性更加平静”^[5]。

白璧德的人性善恶二元论与宋儒理学的人性论极为相合。孟子认为人性本善,上天赋予人的本性就是仁、义、礼、智之理,理自本性通过心由行动表现出来就是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气。孟子将恶的起源归于人性以外的物欲,在于人的本性之外的不恰当的欲望没有受到良心的控制。与孟子的“性善说”不同,同为儒家的荀子主张“性恶说”：“若夫目好色,耳好声,口好味,心好利,骨体肤理好愉佚,是皆生于人之性情者也,感而自然,不待事而后生之者也。”(《荀子·性恶》)荀子强调人的肉体本能欲望就是性,因此是恶的。孟子与荀子从不同的角度谈及人的两重性,孟子没有把人的生理本能当作性,而是把体现道德本质的仁、义、礼、智称作性;荀子是把人的生理本能当作性,而未言及道德本质。

宋儒朱熹把人性分为本然之性与气质之性,认为“本然之性为善,气质之性仅在恰当之时为善,过度则为恶”^[6]。人有道心人心之别,人心只关注于满足“耳目之欲”,只看到“利害情欲”之私,而道心则服从于仁义礼智的原则,看到道理之公,“人之一心,天理存则人欲亡,人欲胜则天理灭。”

可见,白璧德与朱熹一样,都强调人性的善恶二元,并力图把特定社会的道德要求、行为规范凝聚转化为某种普遍必然的“理性”或“天理”,用以控制人的自然情感欲求,使之符合更高的人类